

一聞書印自風雅

當代海派代表人物劉一聞的書法、篆刻藝術，創立了中國當代書壇、印壇獨特的美學符號。

新歲開啟，選刊劉一聞六件作品，以饗讀者。



藝苑草



石曰日照將軍。



山左琅琊海曲
石曰三合德之後
劉一聞。



敬老崇文。



春華秋實。



飛雪迎春到，心潮逐浪高。

周鼎吉金文炳蔚，琅函玉宇藻濱紛。



教育與語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基本上美國一枝獨秀，英文成為了世界語言。但隨着中國國力提升，中文必然會成為國際語言。香港作為大灣區的城市之一，它的優勢是什麼？我認為是兩文三語並行，因此年輕一代不可以只會說英語而不會說中文，學校也不能只偏重英文。

在課程設置上，英語固然要學，但必須兼顧英國文學和中國文學。文學是語言文字的藝術，文學、歷史應該是必修科目。有些形式主義的所謂課程，例如近年西方推動STEM課程，香港又要跟風，卻不考慮自身的特性和教育方向，長遠來說難免影響香港教學水平。

如何在香港將中文更加普及化，邁向國際化？歌德學院、英國文化協會分別設立德語、英語教學中心或課程。香港如何利用中西文化薈萃的優勢去建構中國語文教育？這一方面，孔子學院曾嘗試以普通話教學推動，

但可惜並沒有一個更有系統的方法。因此，香港可從中英語言教育出發，畢竟語言能力是香港人的強項。很多港人從事地產經紀和保險經紀，靠的無疑是能言善道。語言能力弱，除了影響表達，更重要的是思想。若思想有問題，自然容易行差踏錯。二〇一九年的「黑暴」，不少年輕人以身犯險、知法犯法，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當時街頭上有人錯誤地高舉英美旗幟，不知道自己是在中國人的這種行為，實在荒謬。

香港未來教育語言應該要檢討及研究，學校也需重視中文教學和設置中國語言和文學課程，創造更多空間教好學生。不過，現在很多老師和校長的重心是處理教育局的一些官僚問題，而不是專注教學和學生發展。這大概是香港教育為什麼近年出現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我們連語言政策依然尚未處理得當。



善治若水
胡恩威

紐約老舍故居

最近筆者翻譯老舍一九四六年在紐約市政廳的講演稿，細讀老舍紐約信札和賽珍珠跟他的交往材料，找出了老舍故居資料。那年老舍被美國務院請到美國訪學和講演，同時被邀請的還有曹馬和葉淺予。曹馬一年不到就回國了，葉淺予也是按時回去。而老舍卻沒及時回去，在美國滯留了四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才返回。當時老舍回國也受到了歡迎。

老舍的遲歸當然有原因。主要因當時戰亂，他想利用在美國的安定寫完《四世同堂》並翻譯在美國出版，他同時還跟人翻譯了《離婚》、寫了《鼓書藝人》、劇本《五虎斷魂槍》及其他短篇，而且參與荷里活籌拍《駱駝祥子》等事項。

既然在美國滯留不是光榮的事情，老舍回國後就盡量不提這段往事。所以他的傳記和年譜中這幾年經歷不是語焉不詳就是匆匆帶過。萬不得已必須提到時，老舍就把它說得灰暗、沉悶甚至滑稽。

提到這段日子老舍往往首先說窮，其次說病。在給友人的信中他說「洋飯吃不慣，每日三餐只當作吃藥似的去吞嚥。住處難找，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錢，於是又住在大雜院裏——不，似應該說大雜『樓』裏……最壞的是心情。假如我是個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錢，我大可以去天天吃點喝點好的，而後汽車兜風，舞廳扭股，樂不思蜀……沒有享受，沒有朋友閒談，沒有茶喝。於是也就沒有詩興與文思。寫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萬字！這是地道受洋罪！」老舍訴病的信函也不少。他筆下的自己儼然是在美國天天受難。事實情形怎樣呢？老舍沒有說謊，但他說的也不全是事實。

他在美國也有不少賞心悅目的日子。且不說他有很多文學上的收穫；頭一年跟曹馬一起互相砥礪，參觀訪問和講演，而且共同給他們的老上司南開校長張伯苓慶生說相聲。老舍與人合作翻譯出版自己的著作並抽空遊覽、度假。他的紐約歲月沒他渲染得那麼晦暗。



東西走廊
海龍

據載老舍回北京後跟友人黃裳談美國的印象：「他說在美國，就住在一間小小的『破瓦寒窩』裏面，什麼地方都不敢去，連飯館都怕去。」

老舍在紐約故居真的是「大雜樓」和「破瓦寒窩」嗎？我踏訪並拍攝了他故居照片。老舍故居在西八十三街，是一九〇〇年建造的戰前聯排式公寓，共五層二十一個單元。這是一座典型的紐約中檔住宅，今天的房價是平均每個小單元月租二千三百五十三美元；每平方英尺四十七美元，大約一個抽屜大的面積要收取一百美元的月租金。——有這樣的「寒窩」嗎？這個公寓樓地勢非常優越，它在曼哈頓中部，離繁華區不遠。走到著名的自然史博物館用不了十分鐘，穿過中央公園就是大都會博物館；坐地鐵到時報廣場、看百老匯歌舞劇或者到哥倫比亞大學等都半小時之內可達。

當年，駐美大使胡適住在東八十一街，老舍跟他只隔一個中央公園。而宋美齡晚年在曼哈頓的故居在東八十四街，離此地也不遠。這些地方今天已成了紐約黃金地段。因此，我們可以說，老舍當年住的地方雖然不算高檔和優越，但並不像老舍述說得那麼差。老舍在紐約的時候，除了在此跟紐約的文人朋友交往，也跟學界友人往還。他住處跟紐約文人薈萃的華美協進社不遠，他去給張伯苓拜壽和參加活動時步行可抵。而且後來葉淺予來紐約，故居離他也不遠。

那麼，老舍為什麼把自己紐約故居寫得那樣不堪呢？我想原因大概其一是批判美帝，還有幽默或為了行文俏皮。



▲老舍紐約故居（左門）。 作者攝

都市的離散與依偎

——讀南翔的短篇小說《伯爵貓》



燈下集
李洪華

近年來南翔的小說寫作愈來愈有着清醒的自覺和豐富的向度，從長中短各類文體皆備，到對短篇情有獨鍾；從偏愛身邊生活，到跨越歷史與現實、城市與鄉村。在寫作人生中積攢了四十年豐富經驗的南翔如今說他更重視短篇，並且要實現「三通」，將「自己的經歷跟父兄輩經歷打通，虛構和非虛構打通，現實和歷史打通」，其實也並不讓人感到多少訝異。從《回鄉》《老桂家的魚》《綠皮車》，到《果蝠》《玄鳳》《伯爵貓》，南翔的佳作都無不清晰地昭示他總是在從容淡定中兌現他對短篇的承諾。

《伯爵貓》（原刊《芙蓉》，為《新華文摘》《小說月報》等轉載）描敘的是一個關於離散與依偎的都市生活片段。蟄居都市深巷的伯爵貓書店，在歇業前組織了最後一次聚會，一群交淺言深的書友紛紛趕來與書店做最後的捐別。從表面上看，《伯爵貓》所講述的內容無疑是簡單的，從店員阿芳領着電工進店修燈，到店主娟姐和客人陸續登場分享過往閱歷，再到結尾一眾人等取書惜別，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完整的情節，甚至沒有聚焦的主要人物。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幾乎沒有故事的敘述中，南翔卻衍生出豐富深長的意味和溫暖動人的力量。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相聚時難別亦難。「離散」本是人生的常態，更何況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都市社會，風雲際會的時代氣候，甚囂塵上的都市化進程，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快節奏和碎片化的現代生活讓播撒在都市角落裏的生命個體愈加期待一種「依偎」，來縫合情感的裂隙，抵禦精神的孤獨，慰藉脆弱的心靈。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伯爵貓》裏的老刀、律師和陸工們那麼多年「對伯爵貓書店一如以往的盛情」，「不懼地鐵和公

車轉線」，「沒有落下過任何一次活動」；即便是來自江西宜春的打工妹阿芳，一想到「要與這個兼職打工了五年的小書店握手告別，心裏泛起莫名的悲傷」；而書店主人娟姐更是十六年如一日地守護深巷裏的一月書店。同樣，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長期徙居深圳的南翔對都市人生有着異於常人的敏感和體察，於是才有了《伯爵貓》裏各式人物在離散與依偎之間的波瀾和感動。

小說是敘事的藝術，短篇更是如此。眾所周知，要在有限的時空幅度容納遼遠的生活世界，短篇小說的確要比中長篇在精神層面和技術層面上有着更苛刻的要求。《伯爵貓》的思想容量和敘事藝術凸顯了南翔近年來經營短篇小說的過人才華。儘管從在場的時間和空間來看，《伯爵貓》的敘述幅度無疑是短暫和侷促的，前後不過幾小時，地點未離小書店，然而在這個「逼仄」的時空內，作者卻收納了異常豐富的都市圖景和人生故事，這種舉重若輕的表現手法以及由此產生的審美張力應該與小說獨特的人物設計和敘事安排密切關聯。

《伯爵貓》中的人物既沒有主次之分，也沒有確切的姓名，按其稱謂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以呢稱命名的阿芳、娟姐、老刀；二是以職業稱謂的電工、陸工、律師；三是以貌代指的「臉黑髮稀的男子」、「窄條臉男子」、「黑皮小個子」等。這群不明「底細」的人們，雖然身份不同，



▲南翔著有短篇小說《伯爵貓》。 資料圖片

職業各異，但卻為了共同的訴求從四面八方聚首於伯爵貓書店。顯然，與一般小說不同的是，作者在意的不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主要是借助這些符號化的人物表徵都市喧囂下的精神渴求，正如小說中娟姐所說的那樣，「讀書人以書會友，我們是書友，是朋友，是親友，難得在這裏歲歲年年，讀書、聽書、講書，融合了親情、友情。」

在物質和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都市，尤其是像深圳這樣極速增長的開放特區，繁榮的物質景觀常常並不能填補無數個體難以抑制的精神需求。有人曾經把都市漂泊人群的精神空間比喻為「孤島」，游弋「海上」的他們更迫切尋覓着陸的港灣和棲居的家園。在南翔筆下，正是這樣一群身份各異的漂泊者在「伯爵貓」的逼仄空間裏製造了駁雜的都市景觀和動人的情感力量：穿梭在不同都市空間的電工串聯起娛樂場的浩大華麗和小書店的侷促窘迫；奔忙於鞋店和書店之間的阿芳見證了都市底層打工者的艱辛和善良；感動傷懷的老刀講述了作家和導演彭小蓮鬱鬱不得志的理想主義情懷；情難自已的陸工追憶了一首緬懷母親的詩歌如何觸動自己溫軟的內心；初心不改的娟姐表達了一份超越世俗、感人至深的書店情結。

在物質主義甚囂塵上的商品經濟社會，伯爵貓書店的不改初心和難得始終固然令人嘆惋，然而，向來以學者氣質和民間情懷著稱的南翔並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一次離散的告別，始終表達的是依偎的溫暖。冬至夜晚的分享會上，不僅有動情的追憶、感傷的音樂，還有熱氣騰騰的湯圓和餃子。而小說結尾，書店存款餘額的增加、伯爵貓的回歸、店招修復後的閃亮則分明預示着對未來的一份美好期待。《伯爵貓》在形制上雖云短篇，而意味卻如此深長，看似任意而談，實則匠心獨運，從容自如的敘述中不着痕跡地營構着豐富的思想意蘊，這一切都不印證了南翔歷來所強調的「豐富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和創新的審美信息量」。

方寸之間存境界



閒話煙雨
白頭翁

李大釗有副名對，已是不忘初心之教材：「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此對雖是出自明朝楊繼盛之手，但李大釗重題，其寓意更深更遠。

劉海粟有一副自勉對聯：「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雲卷雲舒。」後讀書偶見，方知劉先生這副自勉對聯出處是清代張英為其雙溪草堂所撰對聯：「白鳥忘機，看天外雲舒雲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開。」《聊齋》的作者蒲松齡亦有一副自勉對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就在蒲松齡的故居有一副名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出自郭沫若的手筆。郭沫若也是位題對的高手，以我之管窺，後人寫《聊齋》的對聯尚未有出其右者，包括老舍先生的那副對聯：「鬼狐有性格，笑罵成文章。」郭沫若在辛稼軒墓前亦

曾留一「絕對」：「鐵板銅琶，繼東坡高唱大江東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隨鴻雁南飛。」

對聯文化具有巨大的社會性和包容性，在中國傳統的建築物前，凡堂前必有聯，凡院外必有對。

就連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後門兩側，也掛着一副數學家寫的對聯：「天道幾何，萬品流形先自守；變分無限，孤心測度有同倫。」中國的大學皆有大門，有的大門古香古色十分講究，卻幾乎無校有「校對」。校門皆無對聯，似乎只有湖南大學的前身「嶽麓書院」有一副「高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隨着社會的發展，「賀聯」「壽聯」竄紅。但能傳世的賀聯、壽聯不多，康有為的一副壽聯除外。康有為是撰寫對聯的大家，那副壽聯是為吳佩孚五十大壽所題：「牧野鷹揚，百世功名才一半；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康有為亦有一首「自題」：「大翼垂天四萬里，長松拔地三千年。」直是躊躇滿志，視天下為小，有李鴻章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舅封侯」之志。

中國對聯文化一旦與佛家文化相融，則讓人耳目一新，寺院之中大家蜂起。靈隱寺有兩副對聯寫得玄妙盡然：「放大光明敢向無生說妙法，得真解脫須從華里認如來。」「人生哪能多如意，萬事只求半稱心。」佛家境界？哲學境界？五台山金閣寺亦有一副對聯：「看破世事難離淨，閱盡人情暗點頭。」也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尋大覺梵音，問佛無聲，風底淡看黃葉地；約京華知己，偷閒半日，山中偶拾白雲心。」四川峨眉山靈公廟有副對聯，寫得也出世，寫得也入佛：「淚酸血鹹，悔不該辛辣口甜，只道世間無苦海；金黃銀白，但見了眼紅心黑，哪知頭上有青天。」

對聯中的輓聯寫得更沉重，更知己，更幽憤，更縱情。曾見一副輓聯僅十個字，卻想落淚。「一哀感知己，天下哭先生。」

（「年根歲末話對聯」之中篇，標題為編者加）